

■岁月凝香

两桌酒席 (河南坠子)

■张盼盼

喜鹊不住叫得欢，大别山有个朱家湾。朱家湾有一个朱大娘，为儿子结婚把事儿办。朱大娘摆了两桌宴，单等着迎亲回来庆一番。请来了亲戚邻居满院坐，热热闹闹笑开颜。桌上摆着七碟八大碗，荤素凉拼摆得全。

这个说：“大娘手艺真不错。”那个讲：“荤素搭配味道鲜。”正说话，大娘想起事儿一件，厨房里一笼蒸馍还没掀。慌忙她把灶房进，就听见，大门以外闹翻天。有人对着院门高声喊：“喂……国民党兵又进村了！”

大娘她一听懵了圈，急忙就往草垛钻。

(白) 大家都知道大别山是红军的根据地。这个朱大娘为了给儿子办喜事，办了两桌酒席。这时间，听见外面有人大喊国民党队伍进村了，大娘吓得急忙躲到草垛里。

转眼间，就听见队伍来到了门前。一个战士低声说：“班长。”

班长问：“何事呀？”

“你看这院里有两桌酒席，是不是等着招待咱？”

班长往院里一看，“嘿”一笑说：“小王，你看呀——”

(唱) 院子里边贴喜字，鲜红的对联贴到两边。分明是人家办喜事，这是喜事用的餐。老乡们不了解咱红军，把咱们当土匪。朱大娘一听猛一愣，原来是红军到面前。又听那当官的下命令，叫一声小王听心间。你到厨房看一看，有没有空碟或空碗，快把酒席来盖严，也省得酒席一时无人管，让那狗儿猫儿闹翻天。大娘听罢挺感动，当官的想得仔细又周全。朱大娘正在心里暗称赞，就听到“扑通”一声有人倒在地前。

班长一看是小王倒在地，忙一声叫道：“小王，小王，是咋回事啊？”

一个战士应声说：“班长，咱们战士两天没喝一口水，没吃一个窝窝，小王他是饿昏过去了。”

大娘她双手扒开柴火垛，突然间站在众人前。

战士们吓一跳。大娘说：“别怕，我就给恁把饭端。”

大娘她把厨房进，两个蒸馍拿手边，馍掺水，一口一口塞进小王嘴里边。小王他吃着蒸馍睁开眼，一句话说得大伙儿泪涟涟：“做梦梦见俺的娘，她一口一口正喂俺。慢慢悠悠开我的眼，原来是大娘您救了俺。”

大娘说：“你把我当亲娘看，吃吧！孩子，儿吃饱了娘心安。”

小王摆手说：“不不不，俺不能把乡亲的饭来贪。俺们部队有规定，‘三

大纪律’记得全。”

大娘就说：“这没啥，来来来，大伙过来用大餐。”

班长慌忙摆手，叫一声大娘您近前：“我们部队有纪律，‘八项注意’记得全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酒肉宴席更不能沾。大娘您是否卖给我一顿饭？俺的纪律是先拿钱。”

大娘一听慌忙把厨房进，一笼蒸馍端出来完：“一笼蒸馍都给你，大娘不收分文钱。等把孩子婚事办齐毕，我亲送儿子把军参。”

班长闻听很高兴，硬把钱塞到大娘手边。班长他提着馒头出门走，朱大娘急忙送到门外边。只见战士们扛着红旗高唱“三大纪律响耳边”。众乡亲一起出门来相送，鲜红的旗帜飘满了天。



舞阳农民画 幸福像花儿一样

魏旭超 作



舞阳农民画 又是好年景

魏旭超 作

心中那首颂歌

■胡照洋

我站在南湖岸边
英雄的青年哟
是你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篇章
当中国在黑夜中啼哭
当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
是你，点燃革命火炬
剪断桎梏，赶走豺狼
你给人民带来了解脱
你为中国创造了希望
古田会议铸就了军魂
延安整风凝聚了力量

人民挺直脊梁，呼唤着——
中国共产党

飘扬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
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宣告
振奋了亿万国人的心
从此，华夏大地响起了
新中国奋斗之歌——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
艰苦奋斗的精神扎根五湖四海
你用脚踏实地带领人民奔小康
看，新时代的步伐多么铿锵
听，新征程的号角多么嘹亮



讴歌党的丰功伟绩
推动文艺繁荣发展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选登

主办：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■心灵漫笔

总有一句话让你感动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
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随着时间的深入，有些如陈年的老酒越陈越香，有些则会让人生出索然无味之感。一个人若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或多或少会看到一些不公和黑暗——世界不会到处流光溢彩，这个谁都可以理解。

一次与同事闲聊时，我无意中谈到一些工作情况，不禁多说了几句有失公允的话，像邻家大姐一样的同事静静地聆听着，微笑着望着我，眼神温暖而明亮。等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时，她却突然像个家长似的对我说：“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”她说得那样随意，却是那样真诚，一句话就成了一场引发我心底海啸的台风，让毫无防备的我泪流满面。

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“容易”

二字，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艰辛和不易、甚至漠视和不公，都看成理所当然。有时心灵的疼痛和伤害，顾不上处理包扎，只能让它匆匆结痂，让它成为下一次受伤时更坚强的地方。生活中永远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谁会怜悯一颗玻璃心呢？恐怕连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。一句话却有一种那样神奇的力量，瞬间道破你伪装的强大，直抵你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，像一缕轻风拂过沉闷的燥热，像一泓清泉流过干涸的沙漠。

还有一次到外地学习，我还未洗掉一路奔波的风尘，却接到婆婆去世的不幸消息，我不得急匆匆地赶车回来奔丧。路上收到这位女同事的信息：“节哀顺变，有什么需要就说话。别忘了，你是有单位的人……”我盯着手机屏幕

的双眼渐渐就模糊不清了。“你是有单位的”人”这一句话，让我在狼狽的匆忙中突然多了许多勇气和力量，就像有了巨大的靠山一样，让人踏实，让人底气十足。

这样温暖的慰藉让人幸福，而来自体谅的童言亦让我心动。女儿五岁时，我带她去北京游玩。那天，我们走马观花地游了很多景点，走了很多路，最后去参观水立方和鸟巢。车行至目的地，虽说已近在眼前，可是那大大的只能徒步而行的广场依然是一段漫长的旅途，这个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著名的建筑仍是可望而不可即。看着已显疲累的女儿，我把她拉到怀里说：“让妈妈抱着你走吧！”她望着我的双眼那一刻确实闪过光亮的喜悦，却在一个短到不易觉察的瞬间突然挣脱我的怀抱说：“妈妈也很累了，我要自己走！”然后欢呼雀跃着跑开了。望着她小小的背影，我在这个闻名世界的建筑面前还未有任何感受，却先收获了感动。一句话，让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心灵是怎样的善感和敏锐，当你给予她爱的种子，她就会在不经意间让你有意外的收获。

慢慢地，绿色的枸杞儿上开出了小米粒一样大小的白色花朵，不几天，就渐渐老去、凋落。还有一些枸杞，枝丫间会长出一个个绿色的圆球，像猴

一句能够打动心灵的话语，它不需要高超的语言艺术，它需要的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“看见”——看见人生在世的艰辛和不易，看见不露声色下的隐忍和委屈，看见强大外表下的疲惫和无助。如果我们有幸遇到那个人，请一定要倍加珍惜；如果不能，就做一个能“看见”别人的人，给他慰藉心灵的言语，带给他一份温暖和希望。

■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

我去商场买东西，在一楼超市人口处，看到有两对老夫妻停下来说话。这一对夫妻身体硬朗，手里提着水果、蔬菜；那一对的丈夫推着轮椅，把手上挂着购物袋，妻子坐在轮椅上，“呜呜啦啦”连说带哭，说又说不清楚。丈夫一边用纸巾给她擦眼泪，一边“翻译”：她嫌自己不中用，不会走路、不会说话、不能自理，是家里的累赘，憋屈、难受。

看到她，我在想：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变成现在的她？倘若变成如此，该怎样处理生命里余下的时光？

人并非坚不可摧，在度过人生的辉煌和巅峰之后，会一步步走下坡路。作家刘亮程《剩下的事情》一文中有一段话：“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，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，那都是一个单独的。”就像一条虫、一棵草，在它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那份欢乐和痛苦，而其他的虫和草一如既往，日日夜夜，莺歌燕舞。

人会难受、悲伤、痛苦、流泪，那么树呢？
在小区里，有一个人总在春日里给樱桃树缝制“衣服”，纱网把树从头到脚罩住，在树根底部系成大疙瘩，树成了“笼中鸟”。我问：“为啥给树网起来？”她说：“鸟好吃嘴，樱桃刚红一点儿它就啄，飞到树枝儿上一踢腿，樱桃掉一地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你把树罩起来，鸟飞不进去去了。”“这样能留住樱桃，可以等到樱桃长红。”她瞅我一眼，接着把两条边儿往里一起缝。
树底下，散落着如花生米一

刻苦和持之以恒。多年来，我在生活中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坎坷和挫折，虽然当时彷徨过、灰心过、失望过，但我总能想起四年级时脚腿事件的教训，努力煽动受伤的翅膀，朝着心中的光奋力飞去。

世界那么大，每个人的事情又那么多，没有人会一直关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们更没有必要纠结于那些曾经发生的尴尬事和伤心事，做一只小小的萤火虫，提着一点点绿莹莹的光，谦逊、自由地飞翔，纵然不能照耀世界，我自有的光芒！

枸桃红了

■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

“楮树婆婆覆小斋，更无日影午窗开。一端能败幽人意，夜夜西窗月来。”真是没有想到，小时候遍布在乡村的枸树，居然被宋代诗人刘克庄描绘成了这么美的一幅图景。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30多年前的村庄。

那时候，村西的树林里，村北的池塘边，村东的沟渠旁，遍布着许多高低不一的枸树，有的高大，有的矮小。想来，应该是品种不同吧！枸树的叶子形似手掌，嫩绿的叶面上长着细小的白绒毛，摸起来毛茸茸、软绵绵的，很是舒服。叶片边缘长着大小不一的豁口，像是被哪个调皮的孩子咬下了一块儿。这些造型别致的叶子被和煦的春风拉着手在阳光下跳着、笑着，舞出了一曲春天的赞歌。

过些日子，有些枸树的枝上就会长出一个个绿色的毛毛虫一样的枸杞儿。据说这是可以吃，但我好像没有品尝过。小时候，农村人的生活已经渐渐红火起来，好不容易从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中蹿出来了，谁还愿意放下香喷喷的好肉好菜去吃那忆苦思甜的野菜呢？

慢慢地，绿色的枸杞儿上开出了小米粒一样大小的白色花朵，不几天，就渐渐老去、凋落。还有一些枸杞，枝丫间会长出一个个绿色的圆球，像猴

樱桃熟了

般大小的樱桃，有的泛青，有的微红。鸟儿们也冤枉，地上落的樱桃并不全是它们踢腾掉的。有时我在树旁走，“哟嗒”一声响，一颗小樱桃掉地上，抬头看，树上也没有鸟。樱桃树一言不发，主人给它做“衣服”不需要征求它的意见，即使不乐意，它也得穿上能够包裹它全部枝干、果实和思想的“衣服”。

鸟儿和人们一样，熬过了一个冬天，期待了一个春天，可是，它们的期望落空了。这棵樱桃树被精心“呵护”，是树的幸运还是树的无奈？是树的困局还是人的困局？人们在大地奔跑、开拓、生存，大地是否会烦躁、难受、疼痛？如果大地有一双手，它会怎么做？

我曾经种过一棵樱桃树。20年前，我在县城生活和工作时，住在单位家属院里，在一楼窗户旁栽了一棵樱桃树，小麻雀呼朋唤友飞到树上，又是叫又是唱，又是吃又是拉，高枝和树顶上的樱桃是鸟儿的零食，我只摘抬起脚伸手能够得着的樱桃。

刘亮程的《剩下的事情》里还有一段话：“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。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。任何一只鸟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是草的一部分、虫的一部分、鸟的一部分、生命的一部分，而鸟不是天地的一部分、生命的一部分呢？

樱桃长红了，人们高高兴兴摘到篮子里吃。而人是否会被收割？谁来收割？我想：应该是时间吧！时间把人放回，在岁月里沉睡，再也不会醒来，再也不会像樱桃树一样，一年一年长叶、开花、结果。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忽然夏天

忽然夏天，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忽然变得懂事，眉目也是一派朝气少年的模样，让人一时不知道是该欣慰于他的成长，还是该感慨岁月的一去不返。初夏给我的感觉正是如此。

初夏的阳光像金色的丝线，带着一种适宜的热情，在人身上、脸上跳跃。那跳跃的力度又仿佛是指法娴熟的琴客正弹奏着一首舒缓的曲子。“纷纷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走在路上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野，人目皆绿，即使无雨，单那空翠就能湿人衣。

春发的嫩芽给人带来万物重生的惊喜和慰藉时，初夏的嫩芽就已完全舒展开来，长成片片新叶，颜色由清浅的翠绿向着深绿和苍绿过度，柔柔的、油油的，尽显青春风华。“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。”当风“哗啦啦”地唱起歌时，落在人心上的更多是幸福的憧憬。

玉兰在枝间孕育的莲灯已泻出一线光明。路边的蔷薇密密地开过一轮，蓄势中的下一轮里藏着“夏莺千啭弄蔷薇”，花前正让人想起青春的热烈，想起共度青春之人。未见柿树开

绿树阴浓夏日长

花，乍然已见枝杈上结了果，被绿蒂扯起的青绸围起，中间睡着脸蛋光洁的柿子娃娃。银杏完全撑开了它的小扇子。法桐昨日还是一派苍苍的惶惶，被初夏的魔法棒一挥，忽地就戴上一顶绿叶的帽子。但树叶还未浓密到不透风的地步，站在树下往上看，树冠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，绿波再再遍天涯，叶与叶的间隙随风变幻，就像碧波上闪烁的耀眼光斑。“泥新巢燕闹”。鸟在树上跳跃，身影从叶与叶的间隙泄露，可观鸟影，可闻鸟鸣……

一缕麦香

树上有耀眼的光斑，树下有变幻的光影，脚踏光影，仿佛行进在一部黑白默片里。路旁酢浆草的小紫花在阳光下开得灼灼，蹲下身把自己缩到一朵花的高度，看花儿往远处铺延，仿佛一块绿布上点缀着立体的繁花，让人想起童话，想起宫崎骏。我牵着孩子的手，往学校走去，夏日的几缕阳光落在他的眼睛里，一派纯真的光芒，我便觉得时光温馨，岁月情深……

“永日屋头槐影暗，微风扇里麦花香。”一缕麦花香就是故乡抛出的一条线索，指引我们走向故乡。“锦里烟尘外，江村八九家。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。”这是故乡初夏时节永恒的风光。普

经春风十里青青荠菜，在南风里还保持着青色，但已抽穗儿，麦芒耸立着，像绿色的箭簇直刺天空，几乎听得见麦子的灌浆声。这时，很难不产生箭已离弦的联想，它们要一起射向农历五月的靶心。也就是一夜之间吧，小麦覆陇黄。庄稼的成熟收种，将农人的生活渲染得跌宕起伏。

“日长篱落无人过，唯有蜻蜓蛱蝶飞。”忽然夏天，在这样的浅夏时光，夕阳晚照里现出一股暖意，虫和鸟都在回巢的路上，我也朝着北方回家去——当我到达故乡时，日头完全淹没在地平线之下，小小的村落温暖之中透出一股润泽的气息，远远近近的橘色灯光在广袤的黑暗中亮起，与天上的明月疏星汇流，夜幕就此拓开深度。

牵牛花开

上班必经的十字路口，绿化带里的野牵牛花又开了。淡紫色的花，或疏或密地浮于被修剪整齐的冬青枝头，随风摇晃时，仿佛浪花驰于碧海。

我摘了几朵回家，随手插在玻璃瓶里。母亲看到后惊呼：“黑白丑都开了！”我知道母亲惊奇之中的另一层意思：黑白丑一开，就是小满了。

农人对农事的关注是深入骨髓的，即便母亲进城多年，也还能凭借一朵野